



生命洪流的奔涌

对狄尔泰哲学的叙述、分析与批评

SHENGMINGHONGLIUDEBENYONG

Dui Diertai Zhexue De Xushu Fenxi Yu Piping

陈 锋◎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生命洪流的奔涌

对狄尔泰哲学的叙述、分析与批评

SHENGMINGHONGLIUDEBENYONG

Dui Diertai Zhexue De Xushu Fenxi Yu Piping

陈 锋◎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洪流的奔涌——对狄尔泰哲学的叙述、分析与批评/陈锋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5
ISBN 978-7-207-08366-1

I. ①生… II. ①陈… III. ①狄尔泰,
W. (1833~1911)—哲学思想—思想评价 IV. ①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2286 号

责任编辑:梁玉梅

装帧设计:贾德铭

生命洪流的奔涌——对狄尔泰哲学的叙述、分析与批评

Shengming Hongliu De Benyong——Dui Diertai Zhexue De Xushu、Fenxi Yu Piping

陈 锋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1.125
字 数	800 千字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366-1/B·300
定 价	64.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生命的秘密,是最大的秘密,也是最重的秘密。

——作者手记

目 录

导论	(1)
1. 引子	(1)
2. 对象与方法	(2)
3. 狄尔泰的重要性初论	(6)
4. 目的:走向交融	(8)
基础研究	(11)
1. 历史与理论背景	(11)
2. 生活道路与思想发展	(20)
第一章 狄尔泰的施莱尔马赫观	(28)
第一节 狄尔泰对施莱尔马赫兴趣的发展	(28)
第二节 《施莱尔马赫传》的成就	(33)
1. 全书结构与线索	(34)
2. 德意志精神史的研究	(35)
甲. 哲学主题	(35)
A. 德国启蒙运动与施莱尔马赫	(35)
B. 西方哲学史概览,特别是施莱尔马赫与黑格尔关系的考察	(37)
C. 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世界	(41)
D. 近代哲学与施莱尔马赫	(42)
E. 浪漫派与施莱尔马赫	(43)
F. 施莱尔马赫哲学成果要略	(44)
乙. 神学主题	(51)
A. 亨伯特兄弟会的教育	(51)
B. 关于新教教会未来的理想	(52)
C. 施莱尔马赫在基督教史上的地位	(53)
丙. 解释学主题	(54)
A. 施莱尔马赫之前的解释学	(54)
B. 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前提与形成	(55)
C. 施莱尔马赫解释学与古老体系的比较研究	(56)
第三节 施莱尔马赫观在狄尔泰整个体系中的意义	(58)

第二章 作为整体的精神科学及其认识论与逻辑学	(62)
第一节 生命哲学的理论前史	(62)
第二节 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峙	(75)
第三节 通向作为精神科学基础的心理学或人类学	(80)
第四节 精神科学的内容与方法	(85)
1. 个人与社会关联之三个层级初论	(85)
2. 文化体系的科学	(88)
3. 社会外部组织的科学	(91)
甲. 心理学基础	(91)
乙. 作为历史状况的社会外部组织	(92)
丙. 社会外部组织理论的内容	(94)
4. 文化体系与社会外部组织之关系	(98)
第五节 社会学与历史哲学的失败	(101)
第六节 为精神科学构筑认识论基础的必要性	(107)
第七节 形而上学嬗变与衰亡史	(109)
1. 转向形而上学史	(109)
2. 形而上学史的线索	(113)
3. 从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两方面分析形而上学的衰亡	(116)
4. “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历史地限定了的现象,而人的形而上学意识是永恒 的”(GS,I,386)	(121)
第八节 精神科学认识论的主要构想	(124)
1. 反思、反省与“现象性原理”	(124)
2. 心理生命的“整体性原理”与意识事实	(130)
甲. 整体性原理	(130)
乙. 经验与知觉	(131)
丙. 行为与内容	(134)
丁. 意识的层级、模式	(136)
戊. 自我意识与心理生命性质总体上的关联	(141)
3. 内外知觉的进一步分析:时间与空间	(144)
4. 精神科学体系的进一步分析	(149)
甲. 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在方法上的区分	(149)
乙. 文化体系与普遍历史	(152)
丙. 知识之权限	(153)
第九节 晚年对精神科学基础之研究	(154)
第十节 精神的世界	(158)
1. 人、社会与国家	(158)
2. 哲学史的回顾	(164)
3. 经验与思维	(166)
4. 精神与自然中的实践	(172)

5. 心理学	(181)
6. 结语	(184)
第十一节 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之建构	(186)
1. 准备性的历史分析	(186)
甲. 总的问题	(186)
乙. 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历史分野	(187)
丙. 历史世界与历史意识的唯心主义展开	(194)
丁. 历史理性批判总纲	(199)
2. 精神科学关联之一般原则	(201)
甲. 对象性把握的生发	(201)
乙. 生命及其客观化	(205)
丙. 作为作用关联的精神世界呈现的方式	(207)
A. 精神世界是一个作用关联	(207)
B. 精神的历史产物及知识	(209)
C. 分析历史过程的三种概念	(211)
第十二节 精神科学中逻辑学的地位	(214)
1. 狄尔泰成熟的逻辑学思想之凸现	(214)
2. 形式逻辑	(216)
甲. 思维规则	(216)
乙. 范畴的形成	(218)
丙. 思维形式	(219)
3. 方法论	(221)
第三章 心理学理论	(225)
第一节 狄尔泰时代心理学的成就	(225)
第二节 狄尔泰心理学思想的发展	(227)
第三节 描述与分析心理学	(236)
1. 解释心理学之缘起	(236)
2. 描述与分析心理学	(239)
3. 描述与分析心理学同解释心理学的区别及联系	(241)
4. 心理生命学说的进一步深化	(244)
5. 与埃宾豪斯的争论	(246)
第四章 解释学与历史理性批判	(248)
第一节 总论	(248)
第二节 进入历史的问题	(249)
第三节 普遍历史关联	(254)
第四节 历史构成物的结构	(257)
第五节 生命解释学	(261)
1. 解释学的兴起与历史	(261)
甲. 基本线索清理	(261)

乙. 从文艺复兴到施莱尔马赫的时代	(271)
丙. 若干基本问题片论	(276)
2. 生命关联与范畴	(278)
甲. 持存	(281)
乙. 意义及其结构	(282)
丙. 意味	(283)
丁. 价值	(284)
戊. 整体与部分	(286)
己. 发展与本质	(286)
3. 体验、表达与理解	(289)
甲. 体验	(289)
乙. 表达	(292)
丙. 理解	(294)
A. 基本理解	(295)
B. 高级理解	(296)
C. 从音乐理解透视理解本性	(300)
丁. 获得性心理关联	(302)
4. 自传与传记	(305)
第六节 创造历史与解释历史	(310)
第五章 世界观学说与哲学之本质	(317)
第一节 什么是哲学之哲学?	(317)
第二节 世界观学说的缘起与基础	(319)
1. 从二律背反到世界观	(319)
2. 历史与心理学的奠基	(321)
甲. 历史意识的繁盛	(321)
乙. 心理学从解释向描述—分析嬗革	(323)
丙. 历史与心理学的结合	(326)
第三节 世界观类型及发展	(326)
1. 类型的基本内涵	(326)
2. 艺术	(328)
3. 宗教	(329)
4. 哲学	(330)
甲. 哲学体系的结构	(331)
乙. 什么是哲学的发展与进步	(332)
5. 世界观各类型在哲学(形而上学)体系中的构造	(333)
甲. 生命	(334)
乙. 世界观的又一种三大类型	(335)
6. 世界观发展史	(336)
甲. 原始阶段	(337)

乙. 东方诸民族	(337)
丙. 地中海诸民族	(339)
A. 希腊人	(339)
B. 罗马人	(340)
C. 较早的基督教艺术	(341)
丁. 晚近欧洲各民族及其与西方的联系	(341)
7. 世界观与历史意识的统一	(343)
第四节 哲学的本质	(344)
1. 进入问题	(344)
2. 规定哲学本质的历史程序	(345)
3. 哲学在精神世界中的本质地位	(349)
甲. 哲学与宗教、诗歌及科学	(349)
乙. 哲学是一种世界观	(351)
4. 哲学的本质	(352)
第六章 宏大的精神史	(354)
第一节 精神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354)
1. 三篇论文观点简介	(354)
甲. 莱布尼茨与他的时代	(354)
乙. 弗里德里希大帝与德国启蒙运动	(356)
丙. 18 世纪与历史世界	(357)
2. 19 世纪精神史	(358)
第二节 哲学史研究	(361)
1. 德国唯心论史	(361)
甲. 康德	(361)
乙. 鲍尔	(362)
丙. 策勒尔的青年时代	(365)
丁. 黑格尔	(367)
2. 一般哲学史	(376)
第七章 美学与伦理学简论	(381)
第一节 美学理论	(381)
第二节 伦理学理论	(390)
1. 早期伦理学	(390)
2. 成熟的伦理学体系	(391)
甲. 对当时主导伦理学的批判	(391)
乙. 以意志为核心构建的伦理学	(394)
丙. 社会伦理学	(396)
第八章 狄尔泰的现代遭际或重要性再论	(402)
第一节 胡塞尔	(402)
第二节 韦伯	(406)

6 生命洪流的奔涌——对狄尔泰哲学的叙述、分析与批评

第三节 海德格尔	(412)
第四节 舍勒与普列斯纳	(419)
1. 舍勒	(419)
2. 普列斯纳	(427)
第五节 霍克海默尔	(432)
第六节 哈贝马斯	(441)
第七节 伽达默尔	(449)
第八节 阿佩尔	(454)
第九节 卢卡奇	(458)
第十节 柯林武德与克罗齐	(461)
第十一节 加塞特	(466)
第十二节 贝蒂	(469)
结语	(472)
参考文献及略语	(477)
后记	(487)

导 论

1. 引子

从浩渺星空遥望地球,它就好像一个晶莹剔透的蔚蓝色玩具,散发着清幽的光芒,沿着无尽的轨道奔驰,把一腔赤诚倾注远方。

从一个原始的“奇点”大爆炸开始,到原始星云的产生与星体之发轫,从地球的形成到最低等的单细胞生物出现,逐步进化出自然之奇葩——人及其精神,经历了漫漫征程。我们已经意识到,如果没有人类这一最壮丽主体的积极参与,宇宙将是一团死寂,不复如斯。宇宙绝对不是纯客观的,主—客体是不可分割地交融在一起的;我们不会去提供一个浅薄的承诺:宇宙会按照既定的严格的线性因果性一步一步地递升,是的,没有什么绝对先在的康庄大道。这是一个“开放的宇宙”,迴环流转,随机涨落,偶然与必然似繁花并茂,有序无序、前进后退嬗变更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疏可走马,密不过线,错落万般;这是一个奔腾、咆哮、鼎沸的海洋,而不是封闭、机械、僵硬的实验室里的对象。在这一个海洋上,皓月如金,呈示亘古的坚持,轻舟启碇,似入不复之地,但终能展示人类的个性、选择与期望,潜存的将成为现实,晦暗的将帷帘悄揭。

这叶小舟每每饱尝船舵损坏之虞,而以坚毅之力量对之维修、保护者皆有一时之选;千载之下,我们还谛听先贤的心音,想见其披肝沥胆之貌,莫不浸浸乎欲起效之;百代之降,方以冷静的目光,扫视那些挣扎在永恒泥沼中的灵魂。

“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像一道闪电划破蒙昧的黑夜,“认识你自己”,启示吾伦心中宏阔的内宇宙;“哲学王”又勾起多少思古之遐情。阴黻兀立的峻坂之侧,是不是还有人在问:“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而在目不见物的茂林深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瑟瑟发抖,蜷作一团。遥远的岛屿上,经常飘着“存在即是被感知”的薄雾,如烟似梦。高贵的恒星传送给我们的永远的穿透一切的光芒,远远隔开了喧嚣的尘世,照亮了内心道德法则。这些光芒在到达我们身上之前已经成了神秘的历史,一个个难以诠释的谜。而又有多少这么缄默、美丽的恒星呢?究竟是意志还是理性构成了它们的内核呢?恒星就像璀璨的钻石,可望而不可即,也许只有像雄鹰一样翱翔天宇,超拔于畜群般众生之上的“超人”才能一睹其真容吧?暴雨,这暴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参天大树从来不会在温室里成长!在歌德与莎士比亚都无法呼吸的高原上才会树起丰碑!然而我们还是现实一些吧,我们要看看确定信念的方法,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晰;我们也要在先验自我的褐色土壤中寻找一切科学的最终根据;可是这如珠玉赛莲花的语言呢?它是图像抑或游戏?它既是潘多拉的魔盒,又是矗立通天的象牙塔,强有力的阳光在它上面投下种种幻影,忽明忽暗,若行若止,浮若惊龙,

夭若苍松，可它本身并无变化，一如既往地微笑，静默地微笑。也许这一切都隶属恢弘的存在？恰似潺潺清流奔向浩瀚汪洋，存在的胸襟是否如海一样深，海一样广？而我们却要返回那存在之初？返回大地？返回……

是的，每颗灵魂的果实都有播种、生长、成熟和被采摘的奇妙之旅，它们不但自己品尝自己，也被同时代人与后人品尝，生长与品尝同样艰苦辛涩，同样奔腾激越。只有艰辛才会铸就品格，只有探险才能体验欣悦，这不啻一个惊雷，一个霹雳，回荡在生命的波峰与波谷，山巅与山底，巉岩与平原。

生命！是的，生命！我们这些逆旅中孤寂的过客，带着渴求的眼神，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遇见一个知音共品生命之甘冽。我们宛如皮鞭加身的羊群，常常彼此依靠着取暖，但只知盲目地啮草，却不知目的地在何方，也许目的地已经到了，我们却感到陌生，或羞于承认？每当又一次柳絮飞舞，娇莺恰啼，总感光阴荏苒，白驹过隙，生命之转瞬枯槁，但若我们纵马驰骋，呼朋引伴，又究竟作出多少努力去留住蹄下翻飞的春燕？啊，生命！难道人类真的生而为罪人，你才让他们彼此如此遥远？比一个星球与另一个星球的距离还远？

我想要进行的就是一次研究，一种历险，一回体验，一轮品鉴，既是对生命哲学的品鉴，也是对生命的品鉴。

2. 对象与方法

我要研究的是这样一个哲学家：他正在世界范围内激起日益广泛的兴趣——已经出版了他的二十三卷本全集，后续各卷也正在准备中，而在英语世界，已出版了一个选集和六卷本的著作选（已出三卷）——尽管生前他作为一个大哲学家的地位并未确立，而是以一个第一卷作者而著称于世，也被人看作一个新康德主义者（但却未荣幸地厕身于其代表人物之列），后来又被人看作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这部分由于他1906年发表的《黑格尔之青年史》一书）；他一直致力于施莱尔马赫的研究，并以《施莱尔马赫的伦理学原理》的博士论文获得学位，在《施莱尔马赫传》中，他可以说是哲学史上首次尝试把时代背景、个人经历、思想与性格发展冶于一炉的传记手法，而这进一步坚定了他对于人文科学的总体看法，但在他自己身上，与他卷帙浩繁的著作相反，他从未留下关于他自己身世、人生经历及生活隐秘的片言只语，也反对朋友、学生、家庭任何涉及他隐私的文字的发表。在1871年1月4日致特赖奇克（Treitschke）的信中他写道：“没有朋友会被允许理解我生活的最重要和令人激动的行为的动机，以至于在这方面，我的性格将不得不一直保持不被理解。”^①

他在德国思想史上占据显要地位。他比尼采早生十一年，也晚逝世十一年，他在黑格尔去世后两年出生，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三年作古，他横跨了整整一个时代。德国古典哲学的仅存硕果——谢林死时，他刚刚转入柏林大学，而叔本华归于道山之时，27岁的他已立志要研究哲学，次年即转入哲学院。当尼采赴任巴塞尔，他刚刚卸下此地的教职。而当尼采丧失理智时，他正处于事业的盛期。他又与马克思恩格斯基本上处于同一时期（稍晚），尽管没有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但读了他们的著作，并亲眼目睹了波澜壮阔的欧洲工人运动。他和实用主义创始人之一威廉·詹姆斯有过晤面，又与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

① 转引自 H. P. Rickman, *Wilhelm Dilthey, Pioneer of the Hum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27.

进行了简短但惺惺相惜的通信交流,他研读并曾论及布拉德雷与柏格森的著作,以烛照之匠化而用之。他经历了德国的统一并日益壮大为一个咄咄逼人的帝国。在他身上,有着19世纪人的,或者说歌德式的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又有现代人的不安、焦躁与困惑。他的思想影响的领域极其广泛,波及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美学、伦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熏陶了当今世界许多健在的著名学者。人们已经公认,他是德国哲学乃至欧洲哲学从古典向现代转变的重要人物,不可或缺的人物。

他具有惊人的渊博的知识与宽广的兴趣面。这从他的著作及论文的目录就可以一目了然。他生前出版的主要有:《源自信件中施莱尔马赫的生活》(第3-4卷)1861,1863(系编者);1867-1870:《施莱尔马赫传》(第1卷);1878:《论诗人的想象力》;1883:《精神科学导论:社会与历史研究奠基之尝试》(第1卷);1891-1893:《15和16世纪人类观念与分析》、《经验与思维》、《近代美学的三个时期及今日课题》、《17世纪精神科学自然体系》等;1894:《关于描述与分析心理学的诸观念》;1895:《关于比较心理学》;1900:《解释学的形成》;1905:《体验与诗》;1906:《黑格尔之青年史》;1907:《哲学的本质》;1910:《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1911:《形而上学体系中世界观类型及其形成》。去世后他还遗留下大量手稿,其中主要有:《德意志精神史》、《施莱尔马赫传》(第2卷)、《精神科学导论》(第2卷)、《历史理性批判》。

从上大学伊始,他就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神学、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各种著作,学习希腊文、希伯来文、英文,并研究过作曲和古典音乐史,几乎对接触到的每一门学科他都加以深入研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1867年致其妹的信中曾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他不知疲倦地学习与讨论的状貌。^①而就其研究方法而言,他是从外围包拢、逼近主题,节奏缓慢、沉郁。他从普通、熟悉的常识出发,逐步深入,烘托出巍峨的主题。因此他的论文往往有宏大的外围内容,枝蔓繁多,盘根错节,甚至会显得冗长。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如果没有广博的文化史知识为基础,没有超群的驾驭材料的能力是不可能成功的。同一个主题他又往往从不同侧面反复论证,其洞微烛隐的细致体察更令人叹为观止。里克曼(H. P. Rickman)曾指出,历史、经验和哲学研究三者之间的紧密结合是其体系的思想基础。而对于这三方面,他都有丰厚扎实的知识积累。他曾自述,“我的哲学的基本观点是,迄今为止,还尚未把哲学思维奠基于一完全的、充分的、未被断章取义的经验之上,因此还没有奠基于一完整而充分的现实性之上。”(GS, VIII, 171)

他是狄尔泰(Wilhelm Christian Ludwig Dilthey, 1833-1911)。

当我把审视的,带有些许敬畏的目光投向狄尔泰时,面对的确实是一座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高山。我不仅要正视并埋首于他的一部又一部皇皇大著,而且要领悟他人对他的理解,还得尽最大努力挖掘出他个体生命历程中的涓滴,把握他的生活道路及其对思想发展的影响,而这些,又总括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具体的形象,不仅有纸上的思想,而且能站得起来的形象,就好像他自己所说的,要复活在历史情境中的现实的人。可想而知,这完全可以被要求为一个毕生的过程。就这一要求而言,诚然,随着阅读面的扩大与领悟的加深,我会不断论证、提出一些观点,并加以完善,这是没有极点的。但这并不等于说,面对一个

^① Ibid. PP. 26-27.

量上如此大,质上如此精深的对象时,目前我就不能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了——仿佛一这样就变得浅薄似的。在世界范围内狄尔泰研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尽管在中国它还刚刚开始,因此这又对我提出了任务:在认真、扎实把握原著的基础上批判继承前人研究成果;而狄尔泰是一个大家,也可说“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狄尔泰”,我想做的除了客观评述之外,还有从中提出自己的理解。这大约也符合他的精神科学的根本精神吧。因此在这里,我不避浅陋,提出自己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每一个成果都无法逃脱被限定,被否定,被扬弃的命运,我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是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我甚至期待成为平凡的铺路石。然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把这样一种扬弃加以僭越,或者说挂着它的旗帜,而进行抽象的无内容的否定,那么我只能保持应有的沉默。

狄尔泰被人誉为“精神科学领域内的牛顿”,确实,他深受当时新康德主义学派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划界思想的影响,力图为人文科学奠定地盘。没有哪一个别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像他一样对人文科学的对象、方法、功能、目的、范围及与别的学科的关系作出了如此大量、精微的阐述,并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狄尔泰在巴塞尔大学就职演说中曾说,“哲学处于和诸科学,艺术,社会合乎规范的关系之中。它的任务对它而言来自这一关系。我们的任务清楚地在我们前面指明:遵循康德的批判道路,在同别的领域的研究者的相互作用中奠定人类精神的一门经验科学;有效地认识支配社会,智力,道德现象的法则。对法则的认识是人类一切力量之源,对精神现象而言也是源泉。”(GS, V, 27)既然我们面对的是狄尔泰的全部主要著作,那么我们就得以他的哲学思想为核心,并兼及他的文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思想,当然这种旁涉不可能是无限度的或过于展开的——而只能明确对其范围加以匡定。然而如果舍弃这一部分内容,在我看来也是不合适的。因为狄尔泰本人一方面从各门具体人文科学中总结、归纳出他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又把后者运用、贯彻到前者中去,形成了一个丰富而巨大的良性循环系统,这是他的特色,也是主要成就之一。而关于他的哲学思想我倒可以有充分的余裕进行较为详尽之阐述。

论证这样一位大哲学家的思想,我将主要采取怎样的方法呢?方法作为一种外在的形式,固然是与内容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也只有内容的展开过程中方法才逐渐凸现出来,侈谈方法不仅有形式主义之嫌,更重要的是是否可能?我问这一问题不是纠缠于鸡生蛋,蛋生鸡所导致的鸡与鸡蛋何者为先的无意义枝节(之所以无意义是因为在我看来任何哲学反思都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一限度将进入实践领域,这就超出了一定的讨论范围),也不想说全部思想的逻辑次序与阐述的时间次序之不一致(最后才归于完善的方法放在前面论述)而轻易地回答这一问题。在自然科学里,思维也可以说是一种单纯方法性的活动,因为其内容是不能由内部主观地规定的(尽管按照批判哲学,有感性直观的先天形式,有知性的先天范畴),而且也并不追问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据,而只是把它们用归纳或演绎法加以整合:比方说,物理学并不去追问为什么 $F=ma$,而只是总结出这么一个规律(当然随着物理学的发展,它所不追问的“为什么”的程度越来越深,许多当初不追问的东西现在要追问了,但每一个这样的追问都相应的产生一个不追问)。自然科学的思维可称之为一种“自然思维”,因为它要求以最自然的面貌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这并不是说我忽视主体因素的参与,忽视当代科学哲学的巨大发展所达到的对科学家主体间性之重视),它追求最大的普遍性、必然性,因此在其中对象的非本质的个性的东西被最大限度地抽象掉(甚至晚近兴起的

模糊理论虽然在某一方面十分符合事物的本真状况,但它实际上又在另一方面强化了这一趋势),这样,在各个门类的自然科学中,“对象”就纯粹是一个共同的无差别的“物”,因此方法与对象并不能十分充分地渗透。特别由于数学在自然科学里占据的重要地位(数学是一种基本忽略“物”的严格的方法体系),导致这一倾向尤为明显。而在人文科学里,方法与对象的渗透性、结合性却几乎是无限的。风起云涌的独创的带有鲜明个性的论证与阐释方法总是直接引起对象的丰富多彩,但却无法用清晰的标准去衡量在了解对象,关于对象的知识方面进步了多少(虽然也有人反对科学的合理的进步性观念,但毕竟在不同成果之间有公认的可比较性,而且彻底无政府主义的科学观也不占统治地位)。虽然已经产生“防止过度诠释”之类的概念,但是对象直接地就在方法之中的状况不可能改变,因为它是人文科学生命力的表征之一。当然在人文科学的某些分支学科,特别是属于哲学的逻辑学内,也可以进行与对象分离的单纯的方法性活动,也确实在这些地方,自然科学方法的引入往往特别成功,这就构成若干交叉或综合领域。而在与此相关但不同的另一个更高或更低的领域,人们可以把人文科学本身作为一种时空中可感知的经验科学加以研究(当然经验科学也仅仅是人文科学本身作为对象时的一种可能性),比方说哲学史(像埃尔德曼、库诺·费舍尔、策勒尔、文德尔班、罗素、罗斯等人),那么此时方法与对象也呈现一定的分离。进一步说,在哲学领域,方法成为对象与对象成为方法的可能性,其交融的程度比人文科学任何其他领域都大。所以,哲学是人文科学中最有生命力的领域之一。在自然科学中,方法与对象也有结合得特别紧的,那也是把自然科学本身作为一门时空中可感知的经验科学(比如科学史,方法直接成了对象)。^① 因此,我在谈论我研究狄尔泰的“方法”时,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谈对象本身的事情,当然这中间还要经过若干中介层次。

下面我还想简单地谈两点。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来源于黑格尔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三者之统一。它已经长期占据学界的统治地位,但在近来却受到多方面的质疑。实际上自从黑格尔的学说形成伊始,就有人从不同方面否定他的这一观点。赫尔巴特与叔本华分别提供了多元论的实在论体系和唯意志主义、反历史主义体系。黑格尔去世前一年,孔德发表《实证哲学教程》,要求“拒斥形而上学”,不再建立世界模式式的本体论,由此宣告绵延三代人,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实证主义运动之肇端。克尔凯郭尔以单个人的孤独来瓦解黑格尔庞大、阴森的绝对理念的整体观。尼采则对整个传统世界存在的可能、意义加以猛烈的抨击,否定理性、知识、逻辑诸范畴、传统基督教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历史观念。狄尔泰则认为形而上学是历史上的一种世界观类型。对于19世纪中后期哲学,他写道:“当前的智力境况中怀疑主义遍及一切,并占据了所有关键性运动之基础,学院形而上学成了一个阴影。我们得达到对人类抱负总体的一种清晰的,得到很好辩护的意识。与之相较,形而上学概念的空洞的可能性显示出它们自身是无效的学院格言——如果仅仅通过它们在其中彼此作战的无政府状态的话。”(SWr,114)在非学院哲学领域,在历史、艺术、小说、诗歌、戏剧领域,倒兴起了洋溢着人文主义精神的名目繁多的,英雄主义的或浪漫(卡莱尔),或迷醉的,狂热的日神式的自我

^① 这里所说的“经验科学”与一般所谓的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生物等不同,它所面对的“经验”是二次性的,是人类认识成果。

献祭(凡·高的后期印象主义),或颓废、荒诞、神秘(斯特林堡、梅特林克),或英伟奇崛,气度恢弘(如瓦格纳的歌剧与文艺理论),或强烈批判现实,直探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种种思潮。这些无疑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之后意识形态分流的一幕幕个性化图案。因此今天在方法上质疑黑格尔式的逻辑与历史统一早已不新鲜(尽管今天的质疑明显地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但它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具有准确描述思想进程与社会发展的能力(这已无须加以展开论述了),因此在有必要的地方,我仍将遵循之。

狄尔泰的研究方法对于我研究狄尔泰的方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狄尔泰认为,我们必须对所遭遇的最复杂的生命现象进行详尽的描述与分析,比如文化人格的缓慢精神成熟过程,伟大政治家的强烈意志,诗人天才横空的想象,构造精巧的文化体系或复杂的社会组织的功能,发达的语言与体系哲学的结构等,他反对仅仅以简单的元素就试图重构复杂的实体(尤其当由一些先验理念出发时)。当然复杂的结构可以而且应该加以拆解、还原,从而揭示出它们所由组成的元素,但是人类生活的经验是丰富的,独特的;若我们以还原所得的孤立事实为起点,就不能有效把握宏阔精微的精神世界。所以狄尔泰十分推崇传统式方法。由于我占有的材料有限,故不能全方位地仿效狄尔泰,而只能在有可能的地方这么做。

另外,比如狄尔泰对社会历史现实由个人存在构成,集体意识、共同意志、国家精神都没有实在的独立存在的信念,对人文学科各分支领域划界的看法,对人文学科行为主义研究的驳斥,当然还有最关键的体验、表达、理解的三一体,对“阐释”及其方法“解释学”的把握,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解释学循环”,本身也既是我的研究对象,又是我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实际上,狄尔泰对各种人文思想的研究构成了第一个“解释学循环”,我对狄尔泰思想的研究又构成了第二个“解释学循环”,而在此基础上我对包括狄尔泰的“解释学循环”在内人文研究方法的研究又构成了第三个“解释学循环”,但是这些方法既是我的对象,也是我的方法,这样也取消了“我”这一思维主体外在于“解释学循环”的可能性,构成了第四个“解释学循环”。而这样一种循环层次的累积也可以说是无穷的。实际上,任何自我意识,自我反思的主体都面临着这种无法把自身排除在外的解释学循环。在现代解释学的视界中,历史意识关于历史客观性的要求包括如此之多的困难,以致对施莱尔马赫所谓解释学是避免误解的艺术几乎已不需多加批评。在现代解释学看来,误解总是以“深层的一致”为前提,这样任务恰恰在于挖掘出审美意识、历史意识、解释学意识之后所隐藏的不是偏见、误解而是真理的东西。解释学反思是普遍的,几乎无限的(当然它也受到哈贝马斯等人的攻击)。

3. 狄尔泰的重要性初论

尽管几乎与尼采、马克思、穆勒等人处于同一时代,狄尔泰生前已经享有一定的声誉,并在周围形成了一个学生圈子,重要者有:米希(G. Misch),诺尔(H. Nohl),格洛泰森(B. Groethuysen),福利筛森—科勒(M. Frischeisen-Köhler),斯普朗格(E. Spranger),图马尔金(A. Tumarkin)。狄尔泰死后,他们编辑出版了大量老师发表或未发表的著作、论文、信件,并撰写了许多专著。1933年狄尔泰的大女儿克拉拉·米希—狄尔泰(Clara·Misch-Dilthey)编辑出版了狄尔泰年轻时的书信及日记。这些都为狄尔泰大哲人地位之确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胡塞尔现象学影响之发动,另外由于在20世纪30-40年代,以海德

格尔为首的存在主义盛极一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盖过了对狄尔泰作品的兴趣,因此这段时间,狄尔泰思想的研究、传播相对较为沉寂。战后不久,狄尔泰就获得了复兴。他的温文尔雅的人文主义,非教条式的,循循善诱的,有时甚至显得十分拘谨,自信不足的文化研究,他的博大的包容精神,都焕发了青春。但在英语世界中,他一直都没有获得应有的估价。这种情况近来有所改善。1988年贝坦左斯(R·J·Betanzos)翻译出版了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导论》第一卷。另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受托组织翻译一套六卷本的狄尔泰选集,现已出版一、四、五卷。英语世界与德语世界的学者在经历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相互不信任、轻视甚至诋毁之后,终于认识到他们的哲学尽管在风格、主题、传统方面有所不同,但相互借鉴、吸收却是必要的。以上都证明狄尔泰在思想史上的突出地位正日益巩固、增强。

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往前看,狄尔泰既对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黑格尔、施莱尔马赫的思想有所继承,又大胆突破;他曾深深浸淫于英法经验论的传统中,并受到孔德、穆勒、斯宾塞思想的滋养。他热烈地钻研过德国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诗歌、艺术,颇有心得。当时风靡一时的“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使他欢欣不止。在哲学史研究方面,他是费舍尔的学生兼朋友,交情甚笃,亚里士多德专家特伦德伦堡是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斯宾诺莎专家拉扎路斯令他受益匪浅。他在巴塞尔任教期间结识了雅各布·布克哈特,后者是著名的文化史家,同尼采曾互相唱和,惺惺相惜。他智力生活中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与约克爵士的精神共勉与真挚情感。往后看,现代许多最杰出的思想与哲学家都接受过狄尔泰的精神馈赠,并对之褒奖有加,甚至批评他的人也客观评述了他的功绩。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新康德主义的主将尽管观点与狄尔泰不同,但也对他青眼不薄。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观点部分来源于狄尔泰,胡塞尔承认1905年在柏林与狄尔泰的谈话使他从《逻辑研究》向《观念》转变。^①他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一文中对狄尔泰的世界观哲学作了重要评述,有弹有赞。海德格尔的巨著《存在与时间》多处评述了狄尔泰的观点。海德格尔青年时期曾钻研过狄尔泰的思想,因此他的许多早期著作在术语、思维方式上有明显借鉴、模仿狄尔泰的痕迹。舍勒与普列斯纳的哲学人类学在生命力量的高蹈,经由独特的、富于个性的有机生命张扬人在宇宙中及在动物界中的地位方面亦承狄氏之意。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系统评述了狄尔泰在解释学史上的地位,他的许多重要观点直接脱胎于后者,如科学意识与历史的生命意识之冲突及协调的可能性,相对于康德纯粹理性而言的历史理性的认识论问题,以及由此出发为精神科学的解释学循环提供答案,艺术与真理及超越观等。在法兰克福学派里,霍克海默尔的批判理论离不开狄尔泰世界观学说之启迪,而哈贝马斯在几乎所有重要著作中都对狄尔泰进行了研究。《认识与兴趣》、《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交往活动理论》、《论社会科学的逻辑》,提供了他自己的完整的狄尔泰观。哈贝马斯对于对话、交往、批判与反批判的重视看来也受精神科学理论中表达与理解观点的影响,但他在《认识与兴趣》中把狄尔泰归入历史主义表明他仍未突破一般对狄尔泰看法的窠臼——我将证明狄尔泰并非一个绝对的历史主义者。乔治·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对狄尔泰主要持批评态度,但狄尔泰的世界观学说,生命本体论对他不无裨益。德国

① Rudolf A. Makkreel, *Dilthey Philosopher of the Human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74.